

續  
新  
齊  
諧

續新齊諧第七卷

隨園戲編

乩仙

乾隆丙午春樵川楊荷鋤與金陵徐滄澤扶乩有女仙  
降壇詩曰何處重尋舊翠鈿濤聲如夢恨如煙泉臺一  
去千餘載只抵相思半日眠妾王氏小筠也恰遇有緣  
人欲與之語諸君勿懼壇中友人孟姓見辭涉艷麗恐  
致邪祟欲燒退符乩遂書曰旣已招之使來豈能揮之  
卽去耶昔者妾美姿容君饒才韻相遇大堤之下同遊  
細柳之陰鴛侶方成鸞儷遽折珠沉玉隕蕙折蘭摧君

屢托跡於人間妾尚滯魂於水府今者方備濤神侍從  
偶爲符使招攜隔世逢魚水之交不昧素心一點對面  
有河山之阻誰知紅淚千行恨顯晦之攸殊幸精誠之  
易合窗明風露冷將于斗轉參橫後尋君幃靜雨雲來  
其于夢美魂酣時覓我不呼名氏恐疑畏之轉生惟續  
情緣詎崇殃之敢作是夜滄海果夢有女子手持團扇  
艷麗非常相與綢繆極雲雨之歡次夕復至連連達旦  
越日又降杜詩云赤甲峯頭雨似塵天風吹灑步虛人  
請君試采梅花嗅老却瓊香樹樹春又詩云露裏天桃  
風外柳昨宵幾執纖纖手千秋無盡是相思綠卿又到

君知否末書珍重而去嗣後總未入夢亦不降乩矣

勒勒

淄川高念東侍郎元孫明經某自言其少時合巹後得頭眩疾輒仆地不知人事數日後耳邊漸作聲如曰勒勒又數日復見形依稀若尺許小兒自是日羸瘦不能起床家人以爲妖延術士遣之不效乃密於床頭藏劍病瘳時每見小兒由榻前疾趨木几下卽滅遂以銅盤盛水置几下一旦午寢方覺見童子至以劍揮之割然墮水中家人於銅盤內得一木偶小兒穿紅衣頸纏紅絲兩手拽之作自勒狀乃燬之妖遂絕後相傳里中某

匠卽於是日死蓋明經入贅時其岳家修葺房宇匠有求而不遂故爲是壓魅術術破故匠卽死然自是明經病骨支離不能勝步履明經家故有園亭一日值月上扶小僕至亭至卽命僕歸內室取茶具隣舊有女笄而美明經故識之至是女伺僕去卽登牆而望手持茗碗冉冉自牆而下至亭內置茶几上謂明經曰知君渴願以奉君明經疑其怪且舊病未復力促之去女曰君領此妾當去耳少頃聞小僕來女忽不見回視几上碗茶惟一桑葉貯一撮土而已嗣後每逢簾波晝靜清夜月明女輒至談論閒頗有慧心明經自以新病初起刻自

把持女亦不甚干以藝狃其容姿意態長短肥瘦一日  
間可以隨心變易故明經始雖疑之久亦樂得以爲談  
友不復問其所自來也女往來形跡人不能見惟至時  
覺墜座冷氣逼人明經一日夢與夫人爲歡醒覺乃卽  
女明經知爲其術所幻然欲強留之女遽攬衣下床大  
笑而去攝其衣如紙瑟瑟有聲後明經得導引之法女  
遂絕跡

雷擊兩婦活一兒

安東縣村中一婦產子喚穩婆接生留宿一夜而去其  
夫其自外歸抱子甚喜欲祀神償願忽探摸其枕驚曰

我暗藏銀四錠在內無一人知道如何失去妻怪而問之因謂昨夜收生婆睡此枕可疑也某卽往問索銀許以一半爲謝一半償還作酬神之用穩婆勃然大怒且罵且咒曰我爲汝家接生乃寃我爲賊是兒必死若盜汝銀天雷打死罵之不已某反疑其婦有別情亦不敢索銀三朝復請穩婆洗兒是日穩婆不到令其女來至夜兒果暴死夫婦相泣盛以木匣埋之空地僉曰穩婆之說驗矣時忽雷電大作遠近聞一聲霹靂竊覷村有硫黃氣咸踪跡之見空地跪兩婦人俱雷火燒焦各捧銀二錠在手而所埋之兒已出地呱呱啼矣鄉隣奔告

埋兒之家來認見兒腹臍露出針頭一指隨拔針出血  
見仍無恙雷擊斃者一係偷銀之穩婆一係穩婆之女  
洗兒時暗以針刺兒臍心致死欲實其咒詛之言也見  
者咸爲悚懼乾隆五十七年六月間事

一 火神打踰

吳暘字南谷毘陵之馬蹟山人也微時館于某宅其家  
方溝新居匠人以盆貯木屑藏火爲炊一日夜半南谷  
聞屋角有聲起視之見一赤面人向火而吹南谷叱之  
其人打踰對曰某視融氏所使今日此屋當焚南谷曰  
我在此烏乎可其人唯唯而退數日後南谷將解館戒



主人以致警焉是日南谷歸而屋竟焚南谷後登萬歷丁未進士仕至方伯

殺一姑而四人償命

建平令周君有族姪自言兄弟二人娶妻各有一子父母歿後遺一弱妹不能撫愛兩婦尤虐待之妹已字某廣文子貧不能娶乃贅焉兩婦恒相語曰一姑已累人今又多一食指奈何終當以計遣之耳會兄弟讀書城外僧舍妹婿亦往省其親兩婦俱託辭歸寧而盡屬其薪米食物以行次日姑入廚無以爲炊忍餓兩日報無可告轉輾不得已遂自經焉兩婦乃歸召其夫諱曰病

死草草殯殮寄書其夫家攜柩去心喜以爲脫然矣然而室中常聞鬼啾啾哭聲數月而長婦母子驟病俱死未幾次婦母子亦病怖甚囑夫環守之夜二鼓忽陰風襲入門帘豁然啟見一卒赤髮藍面齒長數寸手執鋼叉直入床前攫其子去急追逐之見其子猶赤體展動而忽不見矣還視榻上則子已絕而婦猶呻吟也黎明婦亦歿某目擊其妻子之死而大悔恨每告人以示戒焉夫殺一姑而四人償之甚矣陰謀致死之罪至大也

悞殺金童

阿雲巖相公奉使武林暇日欲繪一小像鄞令錢君邀

暨陽繆炳泰偕謁爲公寫真甚肖公喜以屬錢君補圖  
錢君以公常談佛法乃繪公著紅袈裟趺坐一山洞公  
見之大喜曰此吾前生矣錢問故公曰曩吾督師滇中  
適額駙色布騰珠爾布納病劇絕而復甦趣左右邀我  
至榻前曰頃至一山長松插天蒼翠四匝中有石洞列  
古羅漢數尊旁設蒲團虛其坐一羅漢指示曰此阿某  
舊居也以誤殺一金童謫人間能立心不妄殺有以全  
活人乃可復位其傳語焉因揭蒲團相視則赫然一童  
子骸也公其善自愛額駙言訖而逝今子所圖適合前  
兆豈非天哉是圖公攜歸京邸名公鉅卿題詠殆遍而

繆生由此以傳神名日下

錢尙書

毘陵錢梅谷先生名春明崇禎間官南京戶部尙書幼患痘危甚濱死矣其父啟新先生以獨子鍾愛抱諸懷不忍棄方繞階行忽聞空中大聲叱曰誰錯行錢尙書痘者可管二十速另降好痘遂聞屋瓦有聲如撒豆然視懷中則已蘇矣成章後常卧樓上夏月偶他宿有傭私就其榻卧恍惚聞叱咤聲曰可惡可惡若何等人而敢卧此榻覺搖搖不安急起視則床已置屋角闇處非復卧所嗣後傭見梅谷先生甚畏輒長跪白事云

夢墨

武進錢文敏公戊午應順天試場前夢至正陽門外見一人貌岸然支布帳而陳墨若干於其下先有一髯買墨公亦就買舊墨者熟視公子墨兩丸繼予髯一丸遂醒後謁座主孫文定公儼然售墨者次一同年來謁則髯至焉是爲無錫李君時乘蓋墨兩丸者兩榜李以一榜終於車平州牧

錢狀元小名

乙丑會試後都門有某夢閱天榜見四十一名獨泥金書集賢二字上插一小黃繖罩之醒時但記其集姓而

而忘其名意必滿洲籍其人當有異也及榜發則四十一名乃錢文敏旋授殿撰某以爲疑一日於會譙所談及之適湯太史大紳在座笑曰錢殿元小名集貴又何疑乎衆乃恍然

### 歸寧女遇怪

陝西清澗縣某村有婦歸寧其父送女還中途歷山徑風驟起女衣袴盡失裸而立父無奈脫衣裹之掖以行昏暮抵壻家壻怪問之翁告以故壻咤且怒曰是何邪勉翌日當持鎗擊之耳各就寢黎明女驚呼壻忽無頭矣其家乃訟之官縣令戴君提鞠疑女之有所私而殺

其夫也刑之堅不承翁匍匐哭訴其事今遂躬率丁役  
命導至女失衣所徧加搜覓見山側有一穴甚深令募  
能下探者搞錢若干一健卒應募乃束炬入行數十武  
忽有天光見一僧貌猙獰目眦上揚卒懼而返白諸  
令令更遣壯役數人持貫索器械隨之入則僧已醒衆  
同前遽縛之擁而出見令再三研詰不荅批其頰亦無  
一言無知之何乃加練數圍督衆役入解入城將禁之  
獄行里許忽狂風大發衆皆目眯少頃而僧及解役數  
人俱杳然矣遂寢其事戴君名樹屏荆溪人也其幕中  
戚友歸述其異如此

龍誅龍

乾隆辛亥八月鎮海招寶山之側白晝天忽晦冥有兩龍互擒一龍摔諸海濱大可數十圍如人世所畫龍狀但角頗短而鬚甚長始墮地猶蠕蠕微動旋斃矣腥聞里許鄉人競分取之其一脊骨正可作臼有得其頤者市之獲錢二十緡

桑蠶

宜興東倉橋離城數里有某村婦子患痘醫者下方須用桑蠶夫備于外其姑命婦覓桑蟲婦至野尋求見老桑一株有蠶蠕蠕甚大喜而捉之行數武忽失蠶婦告



其姑姑曰此活蠶非有翼能飛墮亦只在草間耳盡往覓之婦仍詣其地搜尋林隙有一洞方諦視間忽巨蛇昂首出儼然人頭有一臂怒目睽睽指婦作人語曰再擾我卽當啖汝婦驚仆其姑訝婦久不返往視其臥地吐沫面無人色扶歸漸甦乃述所見如是見竟殤婦亦旋患瘡不知何怪也此乾隆壬子五月間事

### 韓六

山陰庫書馮心法辛亥冬其母病馮夜歸張燈見韓聖華來竟忘其死與言生平如故韓曰兄家有差使事值我票已判行三日可發我當爲兄經理停安馮庫書舞

弄多事畏告發與之議賄許以錢六千韓許諾謝去馮  
方怪韓之旣死謂母病必危又疑許賄六千庶可救及  
三日韓至竟入內而馮母死豈冥使亦如人間獄訟不  
論輸贏總需使費耶抑衙門人生不顧其親好者爲鬼  
亦無異耶

### 魍魎

山陰高進士之父某翁未遇時以傭爲生暮歸值長鬼  
立路側倚人屋腰靠檐上翁立俟之鬼手捧一孩子面  
祝之曰我欲食爾爾宜爲九品官有田三千畝屋九椽  
男子二人我卽欲食汝心不忍食遂置之瓦上回身欲

走則見翁翁被酒且立久絕無恐心計渠尙不食小康  
孩子我苟不至餓死渠豈能食我我何畏渠乃謂之曰  
吾聞神之長者爲魍魎能富貴人我將乞汝致富鬼拂  
袖令翁去翁固求鬼探袖得繩縛竹棒一枝若秤物具  
翁再索錘則鬼拂衣竟去翁歸告婦取梯抱兒下翌日  
里許有馮村人姓馮者失其子徧覓不得高翁出兒而  
告以鬼語馮父乃拜翁呼爲外父後馮果爲山西巡檢  
田廬如魍魎言高亦自此致富子發科甲矣

獺異

山陰施漢一秀才曰越水鄉多獺怪其小者止潑水侮

入驅之卽匿其老者能惑人如魅余家舊有獺怪逢科  
甲富人必相狎逼百年內凡三見矣不可逐亦不可禍  
余丁亥歸里夜就寢有聲如撒螺殼者大小千萬聲散  
置几榻間燭之無有疑北牖失扇故扇之怪亦漸安又  
二十年丙午余苦塊之際方側卧若有物壓胸間小掌  
撫我頭頂甚勤而其身甚滑耳邊嘖嘖作藝語夢見一  
粉面娘子年可二十四五紫緞衫元緞半臂深藍色裙  
就我要抱却之則從背後抱我口向兩耳聒聒不休予  
夢中謂之曰世間乃果有淫媼我二十年前尙不可于  
今日能動我乎驚而醒覺耳邊嘖嘖聲頭上撫摩狀猶

未絕也旋從枕上逸去輕小若猫翌日又至則覺有物  
在右股上夢見昨女子衣服如故而立處稍遠隔欄杆  
相招予竊念昨身近尚不亂今隔欄杆乃肯動心耶遂  
醒則物從股上跳去怪亦遂絕丁未冬初狹徠湖口夜  
宿陳氏新樓瀕湖甫息燭則物躍上床予知其非鬼非  
偷兒也若喧叫徒驚隣里適爲人笑計所以逐之記得  
杭大宗先生穢跡金剛咒事試誦之物輒伏不動五更  
跳下床有聲遂去曉起見伏處衣褶捲起如截予因作  
客不宣告主人越月又過此宿解衣始記前事欲避無  
及擁衾作久倦合眼則物已在牀裏矣持金剛咒稍緩

則輒動欲上俟誦弛漸逼近胸堂出聲尖細如鼠呌旋  
作人語曰若佩正一真人符吾不懼但公口一動吾則  
甚畏耳五更從牀後繞出是夜誦咒百餘徧明日家人  
怪吾夜作囁語久自此陳氏亦無他异今年二月初二  
日鄉塾師沈昭遠來說獼崇衣上遺毛可數向予告急  
欲辭館去勸之誦穢迹咒又猝不能成誦但偶憶本草  
有熊食鹽而死獼飲酒而斃之語舊聞丁未進士徐景  
芳嘗用以除館中獼妖令沈姑試之是晚置雙鯽樽酒  
於案上二更獼至沈已迷不能聲但見獼超案飲酒樽  
欹就案飮酒有聲食魚亦盡既跳下欲登沈床則前

足甫起而後足不隨墮地者三益猶醉矣逃去今遂絕  
然則記覽不嫌其雜亦能救人懶之飲酒水居人宜知  
之而能之喜鹽又山居人所不可不知也

### 栢香簪不宜入殮

會稽鄉人陳生娶郡金氏女伉儷甚篤金死陳設像祝  
奠朝夕相對如其生時旣而金之妹二姑亦病死將殮  
忽甦家人喜甚乃其聲則金氏大姑也曰我被勾神誤  
攝入冥旣訊明釋魂欲返則殮時用栢香簪魂不能再  
入今妹命盡故我求冥司借軀以還魂我將歸陳家人  
大異之金指點其生時所存箱篋衣物一一不爽且述

其與陳生床第燕私密語真陳婦也金之兄自遠歸女  
與言昔日過其家時留飯殺酒盃盤及其兄市羊肉船  
上腥穢逼人事皆褻褻其兄親歷不絲毫異無如其妹  
已許某姓郎矣宗族疑妹或託鬼語以飾曖昧不遠歸  
陳陳生亦謂姊魂魄不忍迎歸某郎家又必欲娶父  
母遂送女往下車卽大言曰我金氏大姑非二姑也我  
歸陳家不歸汝家汝家必留我將致大不祥其無悔是  
夕其翁姑扇女與某郎同房三日而某郎無病猝死陳  
益不敢迎女遂爲某郎家守節凡鄉里吉凶事必先知  
之言若巫者鄉人異之或曰此妖憑焉非真大姑魂陳



生不迎非無見也

### 獵戶說虎

傳聞虎傷人則俵鬼爲屍脫衣與虎食又云虎能禹步令屍自起脫衣此皆不然也蓋人不見虎故爲此推測之詞有鄭獵戶云虎擒人啣其頭頸人痛極手足自撐拽勢皆向下衣褲自褪下人無事而講禮貌則岸然巍然也及至窘急無訴便自抖擻卑縮衣帶自寬矣鄭少年時嘗與同伴值兩虎其一虎啣同伴去其一虎鄭鎗中之未斃而逸鄭懼其復來乃先上高樹避而望之見虎所啣同伴先下鞋又下襪逆遇而蹙下矣明日招伴

尋之則衣履一一在途其屍隔五里餘剝其左臂驗有舊傷果其伴也腹臟亦未喫盡又二三里則所鎗傷虎僵伏而斃矣

傳聞虎咬人初旬在頭中旬在肩背下旬在腰腿此大不然鄭所見皆肩項也虎作威向前自上擲下而咬之非肩項不可挈其軀無上下異也卽虎食所先雖不可見其所殘剩者偶餘手足亦無上下旬分手足之異虎大者力千斤小者亦二三百斤又加以爪牙騰躍人力斷斷不能勝所恃者人之巧可以制虎之貪疑耳虎氣旺中鎗多不立斃鄭嘗入深山徑轉處有虎如大牛

踣路側鄭急甚不及用鎗乃大聲喝之姑憚以氣勢虎果躍去鄭度其必來無村落可避乃先視其所去處尋坡下伏虎果躍至中鄭鎗又躍去鄭度再至則虎必難禦急上高樹避之俄頃虎至覓鄭不得鄭窘甚足偶失觸枝動虎仰視見鄭躍起撲鄭格巨枝而墜者再樹震撼葉葉有聲虎瘡甚不能再躍乃嚙道旁石塊盡碎啣石而斃

俚必附物而行或貓鬼鵪鴨蛙雉皆能作汪汪聲先虎二三里視機伏處引而避之虎輒隨俚聲轉移制之之法聞俚卽用釘釘樹上隨所值之第一株然後擊俚所

附物則物斃而倭亦聲絕矣或曰釘金也樹木也魂屬木魄屬金取以魄就魂之義魄惡好殺倭魄也禳之以就魂則驚魄有依不爲虎役矣

倭聲慘而長無轉音但夜深人靜亦有能作人語鄭嘗與同伴往獵舟泊溪下一夕聞岸上敲門聲久而門內人應之欲起其婦力阻曰夜深宜避勿往啟戶敲者益急其婦卧問曰客何來曰間壁客爲誰則又曰間壁夫婦遂不起教以明日來敲仍急鄭異之從篷隙視見有物如數石穀囊者塞其門從斜月光中審辨之則虎也以頭撞其門所應兩字則倭也鄭潛曳醒其同舟而告

之皆恐匿船板下鄭乃以鎗自後打之虎驚痛咬破其門壞屋簷而去翌日視之門下所跪點頭處成兩窪跡行二里餘溪水中得死虎重六百斤或曰虎負傷落水不能起也或曰虎中鎗熱甚故就取涼傷發而斃也虎食兔入口卽沒虎食雞與鳩雉則入口上下嚙一再合卽仰噴剩羽如散花而周圍丈餘雉五色文散飛最可觀

傳說虎欺人畏故不傷醉人不食孩童非也醉人必醉甚行路欹斜不定虎始不食蓋撲之不准也至于孩童則榜里有隣兒兄弟友出門就廁其兄年十三四蹲廁

上其弟九歲立檐下見有若松毛一團者擲而前弟畏縮就其兄旁曰是何物耶兄曰松團耳虎前棄其弟而攫其兄去明日迹血尋之衣履處處散遺拔起小松根數十株蓋其兄忍痛手迹也至血痕爛處而止蓋已食盡而草上血亦經吮過矣

虎飽亦食蔬菜樗里有女子與其嫂在樓煨芋食棄芋皮窗外姑偶憑窗見虎吮芋皮盡則仰以俟嫂懼多煨芋以皮給之恐其躍上也姑欲閉窗則伸手出怕虎起攫手坐待則眼見嫂芋將不繼乃試以全芋投之虎一吞而盡姑曰吾得之矣若不畏熱可圖也乃燒鐵錘透

紅以芋皮裹之芋皮著熱鐵卽粘試投之則虎仰頭視  
既久見擲物接而吞之吞後則躍去後二日里得斃虎  
爪自裂其胸見骨

傳聞虎不再交亦非也虎獨處其有兩者必牝牡也其  
有三四五者必虎母子也子大則牝牡母子皆鬥而仍  
獨處矣大槩月大疊夜虎乃交在半夜後來日必起大  
風鄭少時嘗聞兩虎互鳴不知何故一夕宿嶺上寺樓  
聞兩虎鳴甚遠聲聞林外窺之則月濛濛暈矣有物一  
堆上百下黑如土阜搖動久之其下者猛吼震谷蓋其  
竅初合牡者痛而驚躍也晨起則兩虎在土阜上互跳

交撲久之始散是日寺僧不敢啟門踰月早起見隔嶺此白黑二虎抱躍而起既落地則兩釋矣其明年則有四小虎同行或曰虎交一躍則得一子四子皆一交所得

鄭晚年當七十後必持一雨傘行梶鐵自衛常曰吾遇虎一則俟其撲而左右避以梶抵其腰能令不再起撲吾遇虎二三則張傘而旋轉之能使虎疑不敢撲吾又數年鄭往隣村看社戲肩傘歸中途昏暮虎突起道左鄭避撲不及墜崖下急坐起張傘伺虎不料虎亦墜下壓鄭身上傘施轉如輪虎蹲鄭腰腿間凝視傘轉鄭急



取所佩鐵刀以右手斫其尾間左手拔其陰虎方疑傘  
又驚觸其陰躍起力猛斷其陰寸餘鄭據地手不釋傘  
幸隣人看戲者羣過呼扶以歸而鄭力竭矣越二日死

鬼請上任

侍御沈立人名孫鏈京邸卧病十餘日謂所親曰有朱  
衣人從空下中庭謂直隸保定城隍神缺當命子攝子  
以老父在南妻子無託子然單身客死可憫乞朱衣人  
善爲我辭而另選焉朱衣人去而復來云謂爾父以廢  
民受侍從封誥已榮甚有弟在不至失養子已游庠復  
何慮苟召人而皆辭將無可召之人矣朱衣人語如此

予殆不望生若爲我治後事所親多勸慰謂是病譫語耳然沈自是不復作聲藥飲皆房凡三日更定後車夫宿門下聞扣門聲甚喧問之則曰請老爺上任車夫嫌其錯打門也令別尋門戶去叩門者云的是汝家車夫云我家老爺是京官十年不出城現在卧病那得上任叩門者曰非外官也吾曹是直隸省城隍衙役明日新官上任長接在此你家無人管事并不打點一些行裝犒賞所以告與汝知車夫大恐縮頸被底睡不成夢四更後但聞沈從內呼從而出肩輿扛梢觸門有聲聲歎宛沈也聲漸遠始聞侍沈疾者吳聲明日車夫以告沈

所親始知前日語非謬

通幽法

南塘通判顧梅坡說張天師有通幽法有不白事能遣陽魂至夜臺召鬼問話鬼如何語卽借人口出之其人不自知也必愚笨人方可使梅坡曾親見五十六代天師時有法官某失所司俸銀五十兩求之不得愧恨自縊死旣死所失銀仍不可得主人乃用通幽法令水夫某立門檻上噴水貼符百餘紙幾滿身矣眼耳皆貼符唯不貼頂與口水夫初猶身動繼則不動如鑄少頃出聲則抵冥府門見某法官肩梁帶繩在冥府門外立候

發落見水夫至則曰收歸告天師銀則所私變重某置  
地板下天師遣人揭看果錙銖不失因問爾肩何梁則  
云縊死鬼皆負梁連繩不能脫甚苦其重惟陽間爲之  
作法事方能脫否則不脫不能另投生也望天師慈悲  
爲作法事天師許之忽傳冥王諭天師府法官知道爾  
等屢以細事動擾幽明來使責二十板後當戒絕否則  
且獲重譴水夫方僵立忽作屈身狀呼二十滿而起仍  
僵立冥語皆水夫口述天師如問供狀水夫隨問隨荅  
問畢水夫忽云本府門神不令人則作法者忘焚飭門  
神一符也旣醒水夫覺足力乏甚問冥事殊膏膏但覺

去時貼符漸多則身上束縛漸繁爲窘兩脇逼甚覺魂  
從頭頂迸出痛不可當其歸也仍從頂上入滿身舒快  
如釋重負如倦極之得眠也醒後臀有杖痕色青久始  
褪自此法官不敢輕用通幽法

### 喜婆

越郡城有惰民巷者居方里男爲樂戶女爲喜婆民間  
婚嫁則其男歌唱其婦扶持新娘梳妝拜謁立侍房闈  
如婢新娘就寢始出謂之喜婆能迎合人男女各遂其  
歡心服役民家有常主如田之有佃得自相頂替賣買  
皆有契券事婚嫁祭祀外常時則以說媒售衣錦爲業

有某公子者少年好狎游一日其素所暱喜婆來告  
某日郎可至我家當泊舟相待公子如期往則曰請候  
之尙有佳境公子未解也謂是狹語耳少頃有與女客  
至門入見之則少艷也衣飾整麗年二十三四喜婆旁  
通言語坐定進茶具喜婆出反扃戶去公子喻意乃近  
少艷不峻拒也歡畢問姓與住處皆不荅求再約則曰  
視線盡未耳啟幃出則喜婆已啟扃入矣爲整妝擁之  
登輿去公子固問喜婆以少艷姓氏則亦堅不洩也後  
一年公子觀水嬉則畫船中其人在焉珠翠滿頭婢媼  
侍側喻意以目無何舫摩嬖擊一見而散不可復識矣

懶淫

懶性淫吳越小家女人多於水中洗褻衣懶食之久能  
爲異迷人雌者多就異類交爲異則迷惑男子亦不遽  
至魅死其雄者聞少婦褻衣氣輒纏繞不去雖眾逐擊  
之至死勢不疲辛亥十一月蔡村人娶婦客散婢僕各  
就寢郎醉先睡新娘閉戶解帶則有物繞兩足間作鼻  
尖口涎狀新娘駭怪性頗慧不作聲密啟戶告其姑知  
是懶怪新娘歸房則懶在門跪俟隨新娘繞足如故移  
時翁姑結僮者十餘人各持一燭一挺入房卽扃門守  
定見懶其擊懶上床則上擊落地則下擊走几岸則聚

擊屋無完器而獺已聚挺斃于地矣毛黑如鐵身長一尺五寸勢長七寸與人無異而肉棱甚大劉其皮售值足償所毀器物其肉腥不可食或曰獺肝髓入醫經其勢異若此可爲房中藥情醫經不載而村人皆不之知也

### 虎困藤斗

樗里王姓童子攜藤斗籬米時暮雨過溪邊木橋童子卽以斗加頭上手扶木欄過橋有虎在橋下伺前咬童子頭得其斗而去童子仆地謂是人所推跌粹其斗而云也明日山中人見虎狂走徧山則虎啣藤斗不可脫



也虎口合則藤斗隨合虎口張則藤斗隨張斗塞滿口  
藤性勤絲絲嵌入虎牙縫中虎性躁不耐走三日而  
伏斃于山中頭猶仰張其口猶含藤斗也

甘公入夢

甘家宰

汝來

余已未座師也其孫立功某科翰林典試

湖北卒于貢院後其季父廣作漢興道監試秋闈夜臥  
床上夢立功奉帷入驚曰二叔在此耶道臺亦驚醒問  
之旁人方知所居之處卽當日主考停棺之所也

續新齊諧第七

續新齊諧第八卷

隨園戲編

尸變

鄞縣湯阿達在京其兄來而不禮或問之故曰廿年前曾與兄守一鄰女之尸兄下樓取茶阿達慕尸之美有邪心看之良久尸忽立起繞案逐之阿達至門想走而門已外扣蓋其兄上樓時見尸相逐故畏之而扣門也阿達跳窗走尸不能跳阿達暈死瓦上尸亦僵立不動次早家人上樓視之兄亦僵立乃耳米篩降尸而殮之隔三日阿達從市歸白日見此女置其不良阿達入城

再入京至今不敢歸

鬼買行頭

杭州線店施三聘死後無子妻以其家資轉嫁某三聘到冥府告狀冥王不准施商之判官書役云婦人轉嫁不取夫財則我輩無可辦也你妻取財而嫁則你有錢與我輩我輩拏你妻來雖老爺得知亦無大罪但你須攜銀子來買陰司行頭才好去嚇後夫并可以取汝妻之魂施如其言渡江到本家偕取冥資四百作使用後夫家聞炮竹放則鬼叫見溺死者縊死者皆行頭所爲聞十月以後有新死木匠鬼來督役云此人力能取汝

妻之魂匠果斫其床截其足妻果叫三日而卒後夫取用之資醫藥棺槨祈禱之費適如其帶來之數

韓六三事 後又細一事

錢舖葉姓十九歲病廿餘日忽起跪數日自言曰我出陰活無常韓六也今爲冥役生前與汝叔好汝壽未盡以幼時背後罵小寡母受冥譴然尙可挽回須爾叔一行可俟我本官後口外出拜客時至獄廟前東首第一位判神前焚蠟虔叩當爲爾囑托內幕挽回但入廟不可聲張何事只多焚楮錠可也翌日韓復至曰爾叔可集客作保狀立時焚之我當資去爲爾關說爾叔明目

午時來母候我主歸焉至期葉叔往廟拜禱韓已先至  
家通信令葉起跪曰狀已入大費周章內幕已批定矣  
但需費八百爾叔自有知驗試問麻雀何自來乎葉叔  
歸果云拜時有雀拂帽過甚奇葉病遂愈

清涼橋賣炙糕媽媽之子某爲縣役庚戌夏攜所服青  
衣歸有同役徐失其青衣見某問其衣是否某忿其誣  
已竊也罵之翌日同其母所謂炙糕媽媽者詣府城隍  
廟置香爐而詛之且罵神不靈時有他役葉李孫三人  
見而勸止之事已寢矣九月間有同役程姓者死辛亥  
年正月十四夕某看燈歸忽仆及曉面青云被真官掌

青歷述被逮至冥時冥王判斷程姓爲竊衣已奪筭今  
補枷矣徐某偶一問及原無罪葉李孫三人以非已事  
背踵躍爭先排難解紛戒人勿瀆神明各增口福三年  
某以微嫌褻瀆神祇旣掌責仍發陽官責四十板又云  
皆是韓六與他料理釋回及開筵後某果以公事官責  
如數葉老矣李孫中年人今皆無恙

戴七亦山陰役好嫖賭輒月餘不歸其妻某氏托其隣  
王三寄口信云要錢米度日王三尋見戴七狹邪則戲  
云爾在此貪花爾婦有信爾無錢寄歸爾婦亦要養漢  
矣戴七信以爲真曰伊婦人乃與王三作此言伊必竊

故是夜二更歸急叩門婦披衣起開門怒其久出故作色不語而入室臥戴以爲有所私在室也提燈遍燭之不得坐而疑之適有吳某者亦同役過其巷偶磕烟灰於其壁者三聲其夫方疑謂是必有所約而至也開門逐之吳怪之急走戴逐里餘及吳各相視而散戴歸謂婦與吳私毆之婦方妊月餘斃是年冬王三病死辛亥正月初旬吳晚飯罷口噤遂絕音昏睡去詰朝起則曰我當往謝韓六我當往告戴七蓋噤時見兩冥差其一爲韓六也攝至冥司見王者煖帽如顯官服識王某以口括戲嘲釀人命壽既盡當杖四十枷三年

吳以非法飲食之灰不應夜深磕人門壁戴既開門出  
尤不應急走戴既逐里餘相見亦當說明其故以釋疑  
吳當奪筭半紀掌責百二十戴游蕩不歸以疑殺妻當  
得絕嗣窮餓檢冥籍戴已有子七歲命五鬼攝取其魂  
且云韓六讀讞詞與伊聽需費八百乃詣韓家焚楮謝  
戴聞之駭挈子叩禱于神第三日子無病猝死吳面止  
掌痕四閱月而青褪

### 鬼買缺

山陰戶書徐某病見其故兒來曰吾已爲爾買缺於冥  
府矣死可仍爲冥判書吏無苦也既而有縣役已死視



姓者亦來謂之曰爾可不死但以重資付我我能爲爾  
彌縫某許之旣去其兄復來謂之曰曩祝姓蓋欲謀買  
爾缺耳且賺爾錢爾壽數有定求不死無益徒白棄此  
缺耳徐某曰吾已許祝姓矣奈何其兄曰冥司事如人  
間此缺尙隔年月此時不過預定期約耳祝姓尙可回  
覆未晚也徐曰然則何處覓祝而覆之其兄曰余能往  
翌日則其兄與祝同來聚而議之祝果爲買缺謀也與  
徐之兄爭先復有故鬼某某者同至爲之平其爭議令  
五年後此缺出讓徐某先補候徐某五年吏滿再令祝  
頂補祝允諾旣而祝又來曰吾不及待也當改圖他缺

云徐某病亦漸瘳此乾隆辛亥年事今徐某無恙此事  
山陰書吏皆能言之甚確實也

### 溫將軍

俗祀溫將軍道家謂之天蓬神釋流謂之藥叉神威靈  
頗驗丙戌秋初山陰安昌里婁象甫由山西巡檢假歸  
偶出訪友與途遇立語忽見其故兄敬甫至拉與路隅  
密囑曰我家修宗祠事發矣賣地者之祖先鬼有周姓  
者甚強初控土地城隍各神我已爲訴雪矣今溫將軍  
奉上帝命往乍浦辦海劫一案親來海上周叩馬投詞  
將軍已准遣副使神至宗祠會同城隍土地神勘地訊

供修祠本我兄弟董事徙墓事則爾實掌之爾當與質  
訊爾可速歸沐浴更衣擇一室卧聽傳問囑家人無譁  
尤戒哭聲哭則魂散不可復歸也此事爾無恐諒城隍  
土地亦當調護必不肯翻案也我爲爾冥助可多焚冥  
鏹及抄周姓賣地契焚之象甫在路隅切切私語並無  
人與對其友怪之象甫語畢徑歸沐浴更衣入書室屈  
卧其家人從窗外聚俟靜以聽之更餘作聲皆質供語  
也且促家人多辦茶具獻客至百餘蓋尙嫌不足五更  
客去象甫晨自啟扇出說所訊事則買地建祠時曾遷  
棺十餘具象甫給資與傭而傭忽畧遺周姓祖一骨旣

遷後始視地得骨惧主人賁潛棄骨於河周因冥控不  
休且招諸遷榇鬼全詣溫神控告神命城隍查骨下落  
則在水中宛然也神謂周子孫受錢願賣地遷棺喪復  
給有工錢以建宗祠且有簿券原無罪過周裔寥落其  
子孫賣祖墓原本不合但已貧窮無容再議王傭受值  
而移骨潛擲水中咎實難追伊祿已盡付厲部攝之周  
哭而去周本同邑人生前有軍功隻不肯言其名是年  
乍浦潮灾漂溺數千人溫將軍之奉使其言驗矣婁樸  
厚人今年八十有三矣尙健行不攜杖

鬼請喫烟

談竹蒼名震德清人乾隆乙巳夏寓蘇覓館偶染傷寒發熱數日甚形委頓昏瞢中夢有青衣人手持一卷至前曰喚汝去談曰何人喚我曰閻王喚汝談聞言心悸不肯同往青衣人遂將手卷打開中係黑紙白字如今之法帖狀談不覺隨行至一處見有官坐案上旁立書吏一人似論公事互相爭執者談至案前吏曰汝是談師爺麼曰然曰所言者卽係汝事談心懼回身走避復至一處見一月洞門遠望門內有堂屋甚軒敞排列几案十餘張俱有冠帶人上坐若會審案件者中坐一官金面形狀可怕談不敢進青衣人從背後推之已至案

金面官問曰有嚴姓在我衙門告爾談曰告我何事  
曰告爾奸夫淫婦談曰並無此事金面官卽令鬼卒將  
犯証帶來遂有囚車十餘輛推至堦下先喚男犯一名  
見談曰不是此人後有女犯遙認曰人雖不是面貌倒  
有些像金面官又問談曰汝認得倉米巷佛婆麼談曰  
並不認識金面官卽令青衣人送回陽世車中女犯尙  
招手謂談曰何不到我處吃茶去談不應而出至途中  
青衣人于襪桶中取出烟管一根長僅五寸請談吃烟  
談心知是鬼不肯取吃夢醒後汗透重衾其疾遂愈

李生遇狐

歎有李生聖脩美丰儀十四歲讀書二十里外巖鎮別院一夜漏二下生睡覺忽覩麗人坐榻上相視嫣然年可十五六生心動手挑之亦不拒遂就燕好每宵飄然自至常教生作詩填詞并爲改削間與論時文則愀然不樂云此事無關學問且君科名無分何必耐此辛苦由是兩相酬唱頗不岑寂數年迄無知者會有楊生者生中表戚也亦就院中下帷與生齋僅隔一壁常怪生旣昏卽閉戶一夜月下楊生潛于壁隙窺之見生方擁麗者坐急敲扉入遍燭寂然問之始諱次夜復窺如前狀并聞笑語之聲心知爲狐遂奔告生父促生返而狐

隨至其家他人莫覩惟生見之舉家慮爲生害一日生  
嫂詣生家大言責曰妖狐豈無羞耻強欲奪人壻况吾  
家小叔幼已訂婚某室他日入門誰爲嫡庶是夜狐泣  
謂生曰嫂氏見責其言甚正不容不去今永別矣生爲  
泣下留之不可兩相唏吁于枕畔聞鷄唱遂下榻而沒  
李生工詞律善舉棒皆狐所教也聞狐所贈詩詞極清  
麗情傳者未記此新安洪介亭所說李亦自言不諱

### 仙童行雨

粵東亢旱制軍孫公禱雨無驗時值按臨潮郡途次見  
民衆千餘聚集前山坡上遣人詢之云看仙童先是潮



之村民孫姓子年十二與村中羣豎牧犢于山坡一  
兒戲以拳擊孫氏子方擊去忽孫子兩脚已離地數尺  
又一兒以石擊之愈擊愈高皆不能著體于是羣兒奔  
說哄動鄉隣十數里外者俱來譚觀其父母泣涕仰  
視一童子背掛青笠牛鞭插于腰際立空中制軍方以  
天旱爲憂便祝曰爾果仙乎能三日致雨以救禾稼當  
祠祀爾童笑而頷之頃之浮雲一朵迷天莫覩制軍亦  
登輿行俄大雨滂沱數日內粵境盡報得雨徧滿溝澤  
制軍于是命塑其像遣畫師赴其家使憶而圖之童父

母菴愚農也苦難形容其狀雖易展幅莫似方無計聞  
忽童自空而下笑曰特來爲繪吾面目遂圖而成之父  
母將挽留之倏失所在遂塑其像于五羊城內三元宮  
題曰羽仙孫真人香火甚盛此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事  
歛邑洪介亭遊粵東親見迎孫童子像因詢其顛末恐  
有缺疑他日當謁補山相公証之

金能退鬼

乾隆己酉年常熟縣爲敬公民人某於二更時還家忽  
見穿紅褲黑靴者持火把當街立自腰以上不見某避  
入親戚家中物卽追之而至因取銅盆擊之化而爲五

大恐閉門入後汛兵巡船于船上見所坐人皆衣紅褲黑靴知其爲妖也擊之以鎗每人皆化爲五少頃河中漚然矣晚間突入民家滿城不安敬公差人請顧公諱德懋者來叩其所以顧曰試以鼓擊之怪愈甚及命以鑼擊之怪遂退因曰此陰兵象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傳合縣擊鑼三日始安

秀結宜男

杭州富家子金挺之美少年也慕某女不得因有妖冒作此女來魅夜必搜抱甚緊金郎下泄如注幾成瘵疾避之他舍妖至覓之不得卽在空樓上東棕薦爲人瓦

鉢作頭挿山花披紅錦衣以恐其家人并時作喃喃絮語聲一日攜一斗大鐵頭來上寫秀結宜男四字書法秀媚其家延顧安伯萬近蓬往視之萬云此蛇妖也修煉千餘年我已受菩薩戒不忍殺但可驅之去顧乃爲畫先天八卦書鎮貼萬但書楞嚴咒心六字治之妖始泣語小婢云我本揚州人爲訪妹而來因鼓樓被燬妹不可見偶見金郎貌美鍾情于此今蒙見逐自限期去但從此見金郎不得求郎所悅之歌童爲我唱陽關一曲足矣其家至期果以鼓吹清歌送之乃以線繡瓶袋一枚白鏹六錢賞歌童而去此壬子二月間事也

黑青畏鹽

于憲榮諸坊人言其地有殷家村在城外多古墳舊傳  
墳中有怪物形如人而無質僅黑氣一團高可丈許每  
夜出晝隱其出也遇人于途隔一矢地輒作嘯聲如霹  
靂令人心震胆落惟見者聞他則罔覺也嘯畢以黑氣  
障人至腥穢觸鼻暈絕里人相戒視爲畏途昏暮無行  
者有鹽販某市鹽他所貪飲醉中忘戒悞躡其地時月  
上已二鼓前怪忽突出逸道大嘯某以木桃格之若無  
所損駭極不知爲計急取鹽撒之物漸遠巡退縮入地  
因舉籬中鹽悉傾其處而去曉往踪跡見所棄鹽堆積

地上背作紅色腥穢難聞旁有血點狼籍此後怪遂絕  
僵屍挾人棗核可治

尤明府佩蓮未達時曾客河南言其地棺多野厝常有  
僵屍挾人之患土人有法治亦不之異凡有被屍挾者  
把握至緊雖兩手斷裂爪甲入人膚終不可脫用棗核  
七個釘人屍脊背穴上手隨鬆出屢試輒效如新死屍  
奔名曰走影乃感陽氣觸動而然人有被挾亦可以此  
法治之

量童子

緒氏遺書男子二八精通能近女八八六十四而精衰

然近日稟氣厚薄不同有十三四娶妻生子者似又難拘于定數也俗有量童子法能知其近女與否法用粗綫一根自其項圍頸一匝記其長短以線雙折從其鼻準橫量至耳長過耳者便能人道否則猶童子不能近女也

靈符

萬近蓬言聞胡中丞寶璣病劇時忽語家人曰明日慎閉吾戶勿喚勿入也如其教明日日將暮亦不喚啟鑰夫人疑之自往從穴隙窺見房內列三桌南北相向南向桌上有一人頭大如十石癭金目巨口灼灼蠢動北

向桌上中丞坐與相對桌上列紙筆方握管似與問蒼  
欲作書狀第見口動亦不聞聲遂大驚排闥入中丞懷  
筆而起曰汝敗吾事矣不然可得尙延歲月然此亦天  
數也速備我身後事三日內當死已而果然究不知此  
大頭屬何神怪時張六乾在座乃曰此名靈符文昌宮  
宿也凡有文名才德者喜往依護昔朱紫陽註四書每  
見之而文思日進後能招之來麾之去遇疑義輒與剖  
晰中丞蓋欲召之來以祈祿命不意爲婦女所敗予因  
詢其出何書云朱子集中序上載其事因記之暇日尙  
當檢集以究其端末也



吞舟魚

凡出海客輒市字紙灰包載以往云洋中多怪風及一切水怪或吞舟魚投灰卽去有離賈業海運載鹽滿舟而往一日忽遇吞舟大魚吸浪而來舟中無字灰卽以鹽包投之吞吸數十而去後數日聞有大魚死灘上腹中殘包猶未化始知食鹽而斃也

雞毛烟死蛇

李金什言雞毛燒烟一切毒蛇聞其氣卽死凡蛟蜃屬皆然無能免者究不知相制之性何自而然或曰此易知耳凡蛟蜃與蛇類皆屬陰雞木南方積陽之象性屬

災爲至陽故至陰之類觸至陽之氣無不立斃此正陰符經註所謂小大之制在氣不在形自

蛇箝

浙江衢州常山縣有名山石磴山山麓有寺曰石磴寺山下溪水滙注民田皆枕山開陌土中產一物如松毬如荔支大亦相等外皮亦如松皮色擊碎內如瀝青狀入火燒之化氣而走彼處土人名曰蛇箝詢其義曰此蛇入蟄時所含土啟蟄後吐棄於地故名按此乃鉛汞之苗所結故見火則飛非蛇所啣之土土人蓋不知耳

菴僧化鶴

宮中丞爲滇藩時西藏有僧二人來滇一老者望之可  
八九十許云已三百餘歲一差少望之可五六十許云  
已歷百二十歲宮館之省城隍廟旁舍東廊中不飲不  
食人與之食亦食啖可兼人朔望宮必招僧入署設饌  
與食僧輒傾諸餽餅一器內和飯手搏而食盡一二斛  
歸終不飲食月惟兩餐而已暇輒市民間小鐵器物轉  
售覓利得錢必買磚積廊下人怪而問之亦不對一日  
少者他出老僧忽以磚周疊門戶扇固其室俄有火自  
內發人爭往撲救不得入烟燄蔽空有白鶴一隻破烟  
而出燭後撿其遺蛻瘞于塔院少者迄不歸更不知何

往

謝珍格物

謝珍字紫瑋武進人遊慕來杭性倜儻好客有奇才平  
居頗精藝事窮格至之學一日嘗語人曰古人制物精  
意雖日用小物亦有至理焉如箕箒除穢之器人多  
忽視不知箕插綵花于角可降紫姑帚掃雞雛之背即  
成反毛疫疾焚蕪箕烟能却鬼冬瓜見茗帚風則易爛  
此皆有感應類從之理予因指其座右取火刀石器曰  
此亦有理乎曰金石之屬皆感土火之氣凝結本屬同  
類賦質並剛鐵擊石則出火以應之施其所畏也故火

方忌撥火撥火則擊石勿利火石如出火少則納水中  
一二日出之則取火必多其故何也蓋金爲水母撥火  
則枯性枯則質鈍火石之火分周四體外剝既甚則火  
藏石心不易透出用水激之中藏之火盡出于外故擊  
則多火試之良然

### 烟龍

張寧人言其鄉老善食烟手一竹管長五尺許已三十  
餘年矣忽有道者過門顧張所持烟管曰君此物得人  
精氣久已成烟龍療怯者有效他日有索者勿輕與一  
日果有典商來云其子患怯症知翁有舊竹烟管乞市

乃以七十千價截半尺許去其子服之療蟲積化  
紫水而下他日又遇前道者于門出殘管示之曰龍已  
傷尾尚可活須再食十年乃可作還丹藥也求其法但  
笑不言徑去其竹管至今猶存張曾見之果光澤鬚髮  
畢照夜懸壁間一切毒蟲皆不敢近

### 形交氣交

諸城劉上舍怡軒言凡鳥外八竅內亦少大腸止有小  
腸其糞溺于後九竅者大小腸皆全故獸亦分前後陰  
出入也趙依吉曰鳥之腸一何以知其爲小腸而非大  
腸也曰凡人大腸通於後結於肛前陰爲小腸之頭以

通溺獸亦然獨鳥以小腸在後觀鵝鴨相交前陰突出于後非小腸何也大凡鳥之區嘴者以形交有陰物相媾尖嘴者均以氣交無形氣也此言可補禽經所未備

蜜虎

蜜虎蜂類形如蠶蛾首有斑點鼻上有二短鬚口有黑絲如鐵線常捲縮或云此鼻也入花叢採花輒伸黑絲入蕊心釣取猶象之用鼻然蜂採花用足蜜虎用鼻又各不同諸城王氏僕名王三曾治庄田數十畝云此蟲山東最多大爲農患土人呼爲古路哥子身有五彩具細絨如蠶蛾尾如鵝尾鋪張雄者身狹小可入藥雌者

肥壯不入藥秋間腹中有子散子生蟲有數種其子產於豆莢上則爲豆蟲如青蠅狀若相撲蓋則體上細毛盡落以油鹽葱椒炒食之味勝蠶蛹其食蜂也入其巢內用鼻絲刺蜂蜂中絲毒輒斃然後徐啖之蓋蜂針在尾此則在首在尾者屬陰在首者屬陽以陽刺陰蜂故不能敵也

### 滇南靈草

明吏目什自滇歸言其地多產靈草近日有一種草名安駝駝四方購者如雲能煉銅爲銀又可治病彼處夷婦善爲媚藥以悅男其藥成必試驗乃用試法以二巨



石各置房東西兩頭相隔尋丈以藥塗之至夜則自能相合其藥亦以各草合成然則遐荒僻壤所產本草所不載者何限又不僅雞血藤膠爲近日所珍也

羊乳鹿

臨安山中產鹿清明前後生子其子必俟天雨方能走若無雨終不能行也土人覓得歸家以羊乳之長大使隨羊行走野性稍馴可爲園林點綴名羊乳鹿

多角獸

僧志定居天目言其山深處長亘二三十里榛莽森列無道路產沙木可爲枋櫟猪多搆巢樹隙爲木工所患

忽一年絕跡不知所往山民喜乃大縱斧斤有匠某入  
一荒谷見一物爲藤骨死樹上視之狀如牛而形大逾  
倍遍體皆短角長二三寸灰黑色如羊角數以千計頂  
上一角紅如血長二三尺蓋巨藤多蔓大木此獸偶從  
崖上跳躍而入角爲藤纏四足架空且藤性柔韌無所  
施力卒致餓死始知豪猪悉爲所啖究不知此獸何名

### 江中黃布

張壽莊言有客行長江一日忽見江面浮一物似黃布  
衣袂狀隨波游泳猝不能細辨呼舟子視之內有旂江  
大驚失色曰此物出必有覆舟之患奈何急將船上蓬

桅悉去惟剩船底今客安坐以待措置甫畢果陡然風  
發出入危濤中卒幸無恙他舟有未備者俱遭覆溺詢  
其故蓋其父昔亦見此遭難故知之然莫知其爲何物  
也憶賈文琮老於賈舶曾言江行有大風必先有風旗  
出水面或卽此歟

水品

和州含山有程姓者幼失明路遇異人授以占品法爲  
人決事多奇中有法迴與他異用水一盂虛書符訣于  
上置案間有頃則水面泛起泡沫結而成字字已更泛  
他字有未識者復泛如前如此數十次或成詩歌或隱

語對答無不洩人隱微

九尾蛇

茅八者少曾販紙入江西其地深山多紙廠廠中人日將落卽鍵戶戒勿他出日山中多異物不特虎狼也一夕月皎甚茅不能寐思一啟戶玩月瑟縮再四自恃武勇尙可任乃啟關而出行不數十步忽見羣猴數十奔泣而來盡擇一大樹而上茅亦上他樹遠窺旋見一蛇從林際出身如拱柱兩目灼灼體甲皆如魚鱗而硬腰以下生九尾相曳而行有聲如鐵甲然至樹下乃倒植其尾旋轉作舞狀每尾端有小竅竅中出莖如彈射樹

上猴有中者輒叫號墮地腹裂而死乃徐嘆三猴曳尾而去茅懼歸自是昏夜不敢出

### 蠍虎遺精

蠍虎卽守宮劉怡軒云其遺精至毒人悞食之不得見水倘有水一滴在體不拘何處卽能消化人骨肉成水曾有江南民人有二兒自塾歸其母以乾冬菜蒸肉脯食之時正暑兒食後洗浴久之不出怪而視之則盆中惟有血水骨肉皆銷衆盡駭不知何故乃檢所存積乾菜罈內有大蠍虎二相交于上其精溢菜中始知菜取以食兒其毒至此然考遵生書云夏月冷茶過夜者不

可食守宮性淫見水必交恐遺精其上古人亦未嘗言  
其能化人筋骨

### 皖城雷異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午刻有黑雲自東南蔽江  
來去地不數丈少頃雷電大作風雨隨至自午至戌未  
霹靂數十震房屋動搖電光一閃窗紙颯然有聲是時  
人人自危莫測其變次早始知雷擊者凡十數處撫軍  
署前左首旗竿劈去其半碎裂處爪痕如梳約深三四  
分許火藥局前池中擊死大蛇一條約丈許其餘牆垣  
倒塌棟折榱崩者甚夥漁翁游姓者前數日夢有乞藏

其家者翁辭以隘無所容早起卽見有物如獼猴狀爪  
綠色約長二尺許踞屋脊上時移其前後屋瓦餘無他  
異是日雷作鄰人見電光如金線數十條盤游屋上  
屋旁空地老柳一株中空如竹雷揭其皮殆盡樹身迸  
裂如橫置地上捶碎者然其中黑煤纍纍又如火焚想  
其物被擊時逃匿柳中雷因擊柳取去然究不知何怪  
也後數日有自黃溢來者云是日雷聲甚小有自桐城  
來者問之不知也黃溢距院三十里桐城百里不同如  
是